

行隱集

卷一



行隱集新編自序
 王東塘詩：「大隱在市，小隱在山。」
 白居易詩：「大隱在市，小隱在山。」
 予嘗曰：「大隱在市，小隱在山。」
 力隱，此詩也。詩曰：「大隱在市，小隱在山。」
 種二面，故定。一而隱居，中隱，他處外隱，一
 邱壑，太公望，一而隱居，中隱，他處外隱，一
 原稿紙

新加坡南洋學會叢書之十四

行 隱 集

黃
篤
修
著

· 南洋學會叢書之四十 ·

行 隱 集

著 者：黃 篤 修

出 版 者：湘 濤 出 版 社

香港中環環球大廈五〇一室

電話：H 四五六四二六

發 行 者：湘 濤 出 版 社

香港中環環球大廈五〇一室

電話：H 四五六四二六

印 刷 者：藝 聯 開 發 印 刷 所

九龍油蔴地吳松街68號地下

電話：K 八四六二七二

出 版 日 期：一 九 七 二 年 八 月

定 價：

港 幣 五 元
坡 幣 一 二 元 五 角

版 權 所 有 · 翻 印 必 究

黃篤修著『行隱集』序

連士升

同學黃篤修兄，不但是個成功的企業家，而且是道地的文學家。他博聞強記，嫻於辭令。除了熟讀舊詩詞外，他還會寫得一手好字，畫得幾幅修竹。他長袖善舞，交遊極廣，在工商界固然是個鬪士，在文化界也是個奇才。

由於業務關係，他經常出國參觀。觀感既多，資料自然非常豐富。只因他的駕馭文字能力很高，所以每次遠行，他總要把觀感所得，很敏捷地紀錄下來。積少成多，到如今，他已經出版三部遊記，而這部『行隱集』算是最新的作品。

他是個喜歡讀報的人。他的業務雖忙，但看報卻很小心。一枝紅色的原子筆在手，隨看隨寫，或加底線，或作眉批，這比較多數記者和主筆更見辛勤。

在旅遊中，他是十分忙碌，回到旅館，已經疲憊不堪。普通人處在他的地位，早已投到溫暖的被窩裏去尋美夢了。但是，他仍要熬夜，而第二天早晨，他又要起來散步，精神奕奕，整天忙個不停。在我所認識的朋友中，擁有這麼充沛的精力，優越的才具，濃厚的寫作興趣

的，實在是鳳毛麟角。

這部『行隱集』是他遊歷歐、美、日本等國時的觀感錄。其中記載英國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的狀況更有份量。因為他旅居英國的時間較久，而且語文暢達，可以深入堂奧，而沒有浮光掠影的毛病。至於比利時、意大利等國，他逗留的時間較短，但他仍能抓住要點，發揮他的偉論。

他是個愛好和平的人，字裏行間，到處表現這種一貫思想。他雖然研讀不少佛經，但本書的主題，卻得力於聖經的一句話，這是說，『一個人得了全世界，不過丟掉自己，這又有甚麼用處？』

誰也知道，戰後科學和技術的發達，正是一日千里。可是人和人之間，國和國之間，老是糾纏不清，這是個大缺陷。老實說：假如人的因素沒有調整得很和諧，那麼人類不但沒法子充分享受科學和技術的成果，而且隨時隨地都處於集體毀滅的邊緣。

這種理論是正確的。多年來，我一再發表『天下一家』『世界大同』『開億萬年之太平』這一類文章。因此，我對於他的論調特別表示同感和共鳴。

本書的優點很多，其中以『丘園的傳奇』最爲突出，因為生物學和農業是他的本行，說起來如數家珍。此外，他的談吐最富幽默感，嘻笑怒罵，都成文章，這事情和天資有關，不

是任何人可以隨便學得到。

這部原稿的複印本，早在今年二月間就收到。不幸當時忙於業務，後來又受病魔的折磨，直到我重訪英國、法國、瑞士歸來，向報館提出退休後，這才覺得無事一身輕，讓大好時光和精力，由我自己支配，經常閱讀古今中外名著，撰述自己愛寫的文章；收入銳減，精神卻得到完全解放，這就是所謂『阿Q的勝利』。

連日細心研讀這部『行隱集』，得益很多。現在趁印象猶新的時候，信筆寫出來，一面表示我對他的敬慕，一面算是償還一筆文債；至於評論的深淺，文字的工拙，我也不暇考慮了。

獻醜，獻醜，諸希原諒！

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清晨誌於新加坡雲海樓

行隱集序

羅香林

友人黃篤修先生將一九七〇年旅遊歐、美、日本等地時所寫的清新雋逸的文字，彙爲專書，而給它一個很有意義名字，稱『行隱集』。黃先生於古人「大隱」「小隱」「中隱」以

外，更發明了再進一境的「行隱」，這在人生歷程的推廣和中外文化的交流方面說來，是貢獻很大的。黃先生要我在這書的上面，寫篇序文，我拜讀了全稿，忽然想起了那叫做「空氣」的「風」。

「風」無所不在，而無痕迹，所以「風」是最善「隱」的；「風」無所不動，而無止息，所以「風」又是最健「行」的。無所不動而無止息，無所不在而無痕迹，這德性，這功能，合起來，就是「行隱」。「風」無所不在故「大」，「風」無所不動故「久」；所以「行隱」是可「久」可「大」的。

講到了「風」，我又想起了「感」。「風」雖然是無所不在與無所不動，但就人類來說，它的存在和行動，全在於我們的「感應」，如果沒有我們的「感應」，那它的存在和行動，是無法證明的。宇宙間存在的事物和行動多了，不單是「風」，但是能給我們碰到而能發生「感應」的，比較起來，還是有限；而「感應」所及的事物和動作，能夠見於我們文字的，更是有限中的有限。所以旅遊間所寫的「感應記錄」，也是非常珍貴的。黃先生的「行隱集」，其難能可貴，也正在此。

再說，「感應」的極處，也就是「化」。「化」是「化育」和「造化」與「教化」「融化」等等，它是由感應的功能而發展出來的，沒有感應的功能，則人類的生命也難以維持，

更談不上「化育」和「造化」與「教化」「融化」等等由生命發展出來的大業了。「感應」到了極處，便成了「化」，所以，讀萬卷書而事理昭然，這就叫做「所讀者化」，行萬里路而所見豁然，也就叫做「所過者化」。由旅遊而寫成的上好文字，就是「所過者化」的遊記。黃先生獨具慧眼，所以，這「行隱集」是由「所過者化」而產生的。

旅遊是人生的樂事，由於「所過者化」而產生的遊記，更是啓發我們旅遊精神的好友。當世不少想要實踐「所過者化」的人士，趕緊把黃先生的專書，先爲細讀，我想其能得到的「感應」，一定會達至極處的。就此答謝黃先生給我「先讀爲快」的機會。

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羅香林序於香港海日樓

黃篤修著『行隱集』序

鄭子瑜

拙著「魯迅詩話」第二十六，曾引魯迅先生談陶淵明云：

「他非常之窮，而心裏很平靜。家常無米，就去向人家求乞。他窮到有客來見，連鞋也沒有，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，他便伸腳穿上了。……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，而還在

東籬下採菊，偶然抬起頭來，悠然的見了南山，這是何等自然。」（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）

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，作於一九二七年，那時候魯迅先生似尙爲五柳先生傳及其他文字所欺，相信陶元亮非常之窮，而心裏還是很平靜的。其實是否真的如此，卻是大有疑問的。倘使他果真家無米，則乞食之不暇，又那裏有在東籬下採菊的高致？後來魯迅先生在「隱士」一文裏，就曾更正了他前面的話說：

「凡是有名的隱士，他總是已經有了悠哉游哉，聊以卒歲的幸福的。倘不然，朝砍柴，晝耕田，夜織履，又那有吸煙品茗，吟詩作文的閒暇；陶淵明先生是我們中國赫赫有名的大隱，一名田園詩人，然而他有奴子，所以也還略略有些生財之道在，要不然，他老人家不但沒有酒喝，而且沒有飯吃，早已在東籬旁邊餓死了。」

而且，陶潛的心裏也從來沒有平靜過的，這從他的「述酒」一篇，可以看得出來。那八大家之一的韓愈，在送王含秀才序中，就曾說過：「及讀阮籍，陶潛詩，乃知彼雖偃蹇，不欲與世接，然猶未能平其心。」後來魯迅先生在題未定草之六（作於一九三五年）也說：

『……又如被選家錄取了「歸去來辭」和「桃花源記」，被論客讚賞着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的陶淵明先生，在後人的心目中，實在飄逸得太久了，但在全集裏，他卻有時

很摩登，「願在絲而爲履，附素足以周旋，悲行止之有節，空委棄於床前」，竟想搖身一變，化爲「阿呀呀，我的愛人呀」的鞋子，雖然後來自說因爲「止於禮義」，未能進攻到底，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，究竟是大膽的。就是詩，除論客所佩服的「悠然見南山」之外，也還有「精衛銜微木，將以填滄海，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」之類的「金剛怒目」式在證明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。這「猛志固常在」和「悠然見南山」是一個人，倘有取捨，即非全人，再加抑揚，更離真實」。

所以我們對於所謂隱士騷客，也不必求之過高，而入仕的文人也不算太可鄙。魯迅先生在隱士一文裏也說過這樣的話：

『漢唐以來，實際上入仕並不算鄙，隱居也不算高，而且也不算窮，必須欲「隱」而不得，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。唐末有一位詩人左偃，自述他悲慘的境遇道：「謀隱謀官兩無成」，是用七個字道破了所謂「隱」的秘密』。

黃篤修先生生長於錦衣玉食之家，他能詩能畫，又擅彈七弦琴，用魯迅先生的說法，他是已經有了悠哉游哉，聊以卒歲的幸福的隱士。新近他做遊歐美等地，旅途中寫成數萬字的雜感文，裒爲一集，於古人大中小隱之外，別創一詞，曰「行隱」，即以名其集。自以爲積極中有消極的一面，而消極中又有多少積極的意義，所以看似矛盾，實在是統一的。

先生顏其齋曰「無言」，可見他的心還未能平靜，於世事也不能忘懷，而且很有憤世疾俗之意，「無言」正足以表示他之以橫眉冷對世事，並非真的欲「無言」也。

序行隱集

饒宗頤

篤老好游，足跡遍天下，每到一地，必爲文記之，下筆不能自休。這一癖好，老而彌篤，最近又有行隱集之印行，借句屈原的老話，也許是「好修之故也」；要不然，便是「恐修名之不立」！否則不會這樣苦苦地勤於寫文章！

別來數月，除夕前一日，忽在機場碰頭，見面大聲疾呼，向我索序。隔數日，育崧兄送來行隱集一束，讀之處處引人入勝。仔細咀嚼，有時輕鬆得像替人鬆骨，有時活潑得令頑石點頭，有時像啖人以香口膏，有時似抹人以爽身粉。又好像在上海館子吃「三不黏」，又甜又膩又滑。他的行筆，配合他的行踪，真令人有行雲流水之感。

他在自序中，引經據典，反覆叮嚀地把行隱二字，說得頭頭是道，無論中隱也好，小隱也好，長閒也好，暫閒也好，又行又隱，相反相成，言之固然成理，但我終覺得他的持論，企圖在矛盾中，勉強尋求統一，很不容易把人說服。假如不嫌我多嘴，倒不如我乾脆地在這

裏用一句標語式的話兒，來替他下一轉語：行是在行動上我行我素，隱是在行文上求其「有秀有隱」。（這兒姑且借用文心雕龍隱秀篇一句話，因為篤老很喜歡引用舊詩。）這樣叫做「行」「隱」豈不更直截了當嗎？

篤老所描寫的地方，相信一般人不少已行過和隱過，本來沒有甚麼新鮮，可是一經他那些帶有春溫毫無秋肅的筆桿兒，寫出來便娓娓動聽。「深文隱蔚，餘味曲包」，使行過和隱過的人們，讀過還有一點醞釀的回味，這卻是他成功的地方。

以上只是我個人的讀後感，讓大家嘗嘗吧！

鼠年元旦後二日，選堂

黃篤修著行隱集序

魏雅聆

人或經歷豐富，識見卓絕，而因言之無文，不能述以傳世；或才高八斗，文章華國，而見聞貧乏，只能空中樓閣，自爲幻境。如黃篤修氏者，學養既高，見聞又廣，是故出羣拔俗，與衆迥異。客歲黃氏遠遊歸來，出遊記「行隱集」見示，則詼諧跌宕之餘，情有至者，

意存仁焉。其文足以及遠，而其足跡又滿天下，兼經歷與文采，合而成書，大國之興衰，人情之厚薄，一己之思維，錯綜相成，自存妙趣，讀其書而知其人，黃子誠有心者矣。

語云：「學而優則仕，仕而優則作」。君權時代，此誠金科玉律焉。然四體不動，五穀不分，閉戶造車，學彌優而知彌妄，以此爲才，反爲國家人民之災禍矣，故今者四民，士爲下也。

黃氏性敏好學，學成從商，居奇操贏，媲美陶朱，所謂學以致用者焉。然近世重商，商業中人富能敵國者，比比皆是，書生參與其中，未見其必能專擅勝場也。且營運日久，多或忘其本來，而銅山累積，性靈泊沒，禮義蕩然，遑論風騷？惟有學始能如池中青蓮，出水獨秀；而學以所知用於商，商又以所得以顯學，兩者互運，則今之商，固古之士矣。蓋匪商之有成者，則無力以爲萬里行之豪舉，匪學之有素者，亦不能脫出山水聲色之俗調，黃氏殆學秀商隱者歟！

一九七二年一月廿四日

行隱集

林太乙

有天晚上乘小輪從九龍回香港，遇見黃篤修先生。他精神抖擻，看見我就跳起來跟我打招呼，並說，他寫了一本書，要請我寫序。我說，這麼好意思，篤修先生是長輩。他說，這有甚麼關係，他又用廈門話說：「大家都是『鼓浪嶼伢仔』。」

「鼓浪嶼伢仔」是「鼓浪嶼孩子」，是同鄉，也是大家都是在鼓浪嶼長大的意思。其實，我倒是在上海長大的，四五歲時母親回娘家，我跟去鼓浪嶼拜見外祖父母，待了幾個星期，現在對鼓浪嶼已經沒有甚麼印象了。

但是，對我來說，「鼓浪嶼伢仔」一詞，也代表一種特別的幹勁。中日戰爭之前，鼓浪嶼是一個重要的轉口貿易港，載滿商品的外國船從遙遠的國度駛經重洋到鼓浪嶼卸貨，再把商品向國內推銷。許多鼓浪嶼人都親自領略外國人的一套，知道要和西方競爭媲美，便要現代化，要建立工業。「鼓浪嶼伢仔」是肯奮鬥的，而在這方面最有成就的，要算篤修先生了。篤修先生事業繁忙，卻還要寫作，自有其不得不說的話。我覺得他以東方人的智慧，觀察西方的動態，處處表現「鼓浪嶼伢仔」的獨特之處，所以自出機杼，引人入勝。

篤修學兄著『行隱集』序

施祖賢

香江軟紅十丈，芸芸衆生，碌碌名利。在四百多萬人口中，能以儉得浮生半日閒爲樂的，恐千不得一。

至若功成名就之人，有心擺脫利鎖名韁，悠然生退隱之念的，就該說是鳳毛麟角了。在過去，才人素不重視金錢，且以不懂理財爲清高。君子安貧，視阿堵若無物。對腰纏萬貫，胸無點墨的巨富，卻譏爲銅臭滿身，俗不可耐。而近世之不學無術，突然暴發的富豪翁，既不懂何爲附庸風雅，更不重視才人，反而認自身有了錢就萬事都懂，有財便是有才，甚至發出「學問一斤值幾多錢」的俚人俚語。其實，以赤貧爲清高及自認有錢便甚麼都懂的心理，都已不合宜，早應被時代淘汰。

當今之世，要成大功立大業，主要先決條件，應是有貝之財和無貝之才兼而有之然後在角逐中，才有充份資格，與人爭長短。若有才而無財，只能徒作空談，毫無實際成就。有財而無才，到頭來免不了在優勝劣敗定律下，被打跨下去。

但許多財才兼有的成功人物，卻往往因形勢所迫，不知不覺中，把自身淪爲「經濟動物」，整個人生，但知與孔方爲伍，學問修養，精神生活，全付東流。因此功成名就的人物，要急流勇退，真是談何容易？環境迫人，欲罷不能也。

無如在成功者羣中，到底還有慧心超脫人兒。在未能作大隱中隱小隱時，轉而求諸行隱。寓隱於行，對萬里行腳，奔波跋涉能作如斯觀者，自是慧心眼，絕俗可人。

前人說過，要追求學問，若不能讀萬卷書，也應行萬里路。要讀萬卷書，非閉門而讀不可，凡是大隱者的清福，非日理萬機，身負重責者所能享受。至於行萬里路，在目前噴射飛行時代，自是易如反掌。行隱者因公遠行，在萬里行腳中冷眼旁觀，視察入微，引經據典，博古通今，分析事理，剝繭抽絲，暢評時艱，不畏權勢。而回憶前塵，更是纏綿悱惻，盪氣迴腸。行文亦莊亦諧，更具開自己玩笑的胸懷。在行隱集中，可讀到敢說、敢罵、敢哭、敢笑、敢愛、敢恨的佳構。

篤修學兄在港工業界，素有才子雅稱。如今行隱集就要出版，才子的抱負胸懷，當更令人了解，恭讀之餘，爰書所感。是爲序。

一九七二年二月於香港星系報

行隱集序

陳育崧

無言子爲大賈，因業務，勞酬酢，期所以脫之者，於是廣心縱意，作萬里遠行，走歐美都會，出入工廠銀行，往來豪商巨賈，關心時事政局，注意財經科技；是其神彌困，其身彌勞矣；無言子皆冥之，處境不亂，把柄在我，將用以宅神養德，若濁水清蓮，淤而不染，因以行隱自譬，期隱於行者也。

吾聞之，古之行者，行不擇所之，居不擇所止，率以五嶽四瀆，洞天福地爲主。無言子之行也，必製定行程，預約機票，選擇旅舍，所至皆通都大邑，行必以時，宿必定所，往來一地，必以行止電告家人，行蹤必錄，遊記必寫，報章刊載，必有廣大讀者；於是友朋悅服，室家歡樂。吾知「行隱」一道，將出大隱、中隱、小隱之上，而爲天下人所效法者也。

無言子以行隱修其身而齊其家，至若洞察真理，縷數天下大事，使其操刀以宰治平之業，將遊刃而有餘也，昔李宗吾作「內經」曰：「妻子在，不遠遊，遊必有方」，是知治平大業，基在修齊，賢哉無言子。余讀其書，至再至三，不能措一辭，僅領略其旨趣如上謹序。

一九七一年一月廿八日新加坡